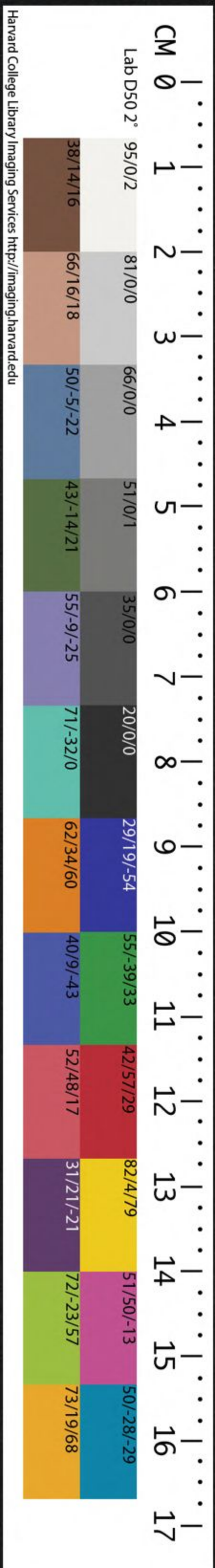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T2520/4486 b

3









尚史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列傳十五

晉諸臣傳亦以史蘇為卜史

郭偃即卜為掌卜大夫史蘇為卜史

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

骨齒牙為猶謂兆端左右釁折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戎夏交

粹兆有一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兆交接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

有口懼民或作攜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

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五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五

一



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蕪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蕪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臯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其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蕪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蘓有蘓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

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

方大也偏偏方也乃其土甸內偏方小侯也



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

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

能喪國當之者戕焉于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猶以齒牙口弗堪

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

噍噍之德噍噍猶小小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噍噍之食不足狃也

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觀

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

為人而已士蒞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

言其皆有焉及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

沃重耳處蒲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言儆備于戎翟無耻辱于

國公許之史蘓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

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

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

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

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

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

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

畜其子禍之基也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

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



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國語公筮嫁伯姬于

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史蘓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

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震為長男故稱士兌為羊上六與六三兩陰相值無復相應故

如刳羊無血離為中女故稱女離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西方為大腹故稱筐又中虛故為虛筐

舌以兌從震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是口舌雷動

亦之震震為雷離為電二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羸敗姬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

家之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震為車離為火上六之爻在震

則無應故車脫輶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歸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

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之上九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姪其從姑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

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妹于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

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蘓之占

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蘓是占勿從何益

獻公十六年閔元年公滅耿滅霍滅魏賜畢萬魏以為大夫郭偃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二十年

僖二年我伐虢滅下陽秋虢公敗戎于桑田偃曰虢必亡矣亡下

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

民矣不可以五稔二十二年僖五年八月復伐虢圍上陽公問于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伏不見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取號之

旂鷄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鷄火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

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言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謂建戌建

丙子平旦鷄火中軍事有成功也亥之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時也冬十二月夏十月也丙子朔滅號號公醜奔京師左傳二十六

年僖九年獻公薨秦納夷吾是為惠公惠公即位出共世子即申

而改葬之臭達于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

是臭也言惠公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曰貞謂世子與下義相違非

是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

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

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謂重耳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

妃兮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

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于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

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于民矣公

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

耿于民矣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

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

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

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

矣初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謂

里

晉諸臣傳卷十五

五



平受惠公賂田而納謂秦以詐立惠公得詐之見詐果喪其賂惠公入而背之也

國而徂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及里卒死禍公隕于韓

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

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國十四年僖二十三年惠公薨子圉立是為懷公懷公命無從亡人

謂重耳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公執狐突殺之偃稱疾不

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

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明年重耳入立是為文公遂

殺懷公于高粱文公二年僖二十五年王以子帶之難適鄭處于汜

狐偃請納王公使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

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

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

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封也天為澤以當日言乾變為兌而

上當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

睽卦還論大有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九年僖三十年文公薨將殯于曲沃

出絳樞有聲如牛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

擊之必大捷焉左傳

論曰文公嘗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為國易今也難對曰君以

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見國語嗚呼其言

有符于尼父不僅為卜筮之良也若夫史蘓之樂吉備凶君子

尚書



亦有取焉

辛廖

辛廖晉大夫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

震下坎上屯

之比

坤下坎上比廖占

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

震為車坤為馬

震變為坤故震為土車從馬

足居之兄長之

震為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震為長男兄也初又最長

故長

毋覆之眾歸之

坤為母坤為眾

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水地

比有合之義水雷屯有固之義以比承屯之變故合而能固比之下卦有坤坤為土安之象屯之下卦有震震為雷殺之象以

坤承震之變故安而能殺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萬畢公高之子孫言必復

為公左侯也傳

董因曰董狐董叔

董因者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

有董史

按此則辛廖亦與董氏同族

文公元年

僖二十四年

秦納公子重耳因迎

于河公子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

集行也

言歲星在大梁之次將成天道

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

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元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

之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所以興也

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

滅唐而封叔虞子變改為晉侯故參為晉星

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

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

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歲在大火高辛氏有子曰闕伯遷于商邱

祀大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

辰即豐祥謂后稷經緯相視以成善道又唐叔封時

歲在

大火 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

八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陰爻不動其數皆八

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

陽下陰升故曰



配享陽內陰外故曰往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

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乘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國語董狐蓋亦辛有之後也為晉大史靈公十四年宣二年趙穿弒靈

公趙盾未出山而復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

竟乃免又有董叔者為大夫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年鄭公子嘉

即子將叛我起楚師以去諸大夫于是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

師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無時必無功

楚師果還左傳董叔將取于范氏范宣子羊舌肸曰范氏富盍已

乎曰欲為繫援焉它日董祁祁士句女愬于士鞅曰不吾敬也

鞅執而紡于庭之槐羊舌肸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肸曰求繫

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國語

史趙 史墨 即蔡 史龜 桑田 巫附

史趙史墨史龜者並晉大史也平公二十四年昭八年楚滅陳公

問于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族

也歲在鶉火鶉火南方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

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謂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

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舜後蓋殷興

存舜後而封遂

晉諸臣傳卷十五

八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平公薨昭公即位昭公元年昭十年魯葬齊歸魯昭公母昭公不感我士之送葬者歸

以語趙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姓生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史墨者又曰蔡墨又曰史黯事項公頃公十

三年昭二十年秋龍見于絳郊魏舒問于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

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魏舒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颺古國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

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

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醜川醜夷氏其後也故

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言孔甲之德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以累代彭姓之豕韋累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

累之後世復為豕韋氏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魏舒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

有其官官脩其方好是物者必有其官守居是官者必脩其方法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

坻止伏匿也鬱湮不育鬱湮湮塞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垢曰潛龍勿弗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魏舒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少皞之號也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為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

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趙鞅

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令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以鑄刑鼎著士句所

為刑書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于上令擅

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

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定公元年昭三十一十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鞅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墨曰

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

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日

月合朔于辰尾而食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

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位午火庚金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仇唯吳故知入郢必吳食在



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火勝金二年昭三年吳伐越墨

者午火勝庚金楚氣猶壯故終亦不克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越

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魯昭公薨于乾侯趙鞅問于墨曰季

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

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

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

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虞夏于今為庶主所

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震居乾上言君臣昔成

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震好娠曰

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

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

是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宣成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是以為君慎麗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墨嘗為趙鞅史鞅田于螻

晉君墨聞之以犬待于門鞅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

茲囿鞅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

聞麓主君苑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不煩麓以告鞅乃

還鞅嘗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墨侍曰將焉用之鞅曰良

臣



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  
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  
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  
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難君出在外又不  
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  
勤營其君使復立于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  
鞅曰善吾言實過矣國呂氏春秋趙簡子將襲衛使默往睹之  
語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簡子曰何其久  
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鮒佐焉孔  
子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  
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  
而不動又曰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  
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伐衛之細君不欲則可君若欲之請  
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于吾所吾且伐之十

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  
伐之是我為不義也

二十六年哀九年

鄭之嬖許瑕圍宋雍邱

宋報之伐鄭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龜曰是

謂沈陽

火陽得水故沈

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姜火師之後火弱故利伐姜子

商謂宋屬水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趙鞅

姓盈水盈坎乃行宋姓子得北方水位

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

也水勝火伐姜則可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

既盈則得水

之滿不可游鄭方有罪不可救也

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罪

救鄭則不吉不知

其他乃止先是有桑田巫者事景公景公十九年

成十年

公夢大

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厲趙氏之先祖公殺趙同趙括故怒

余得

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



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公欲麥使甸人獻  
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腹滿也如廁陷而卒小  
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公出諸廁遂以為殉左傳

### 師曠

師曠字子野為晉樂大師初事悼公悼公十四年襄十四年衛獻公  
出奔齊曠侍于公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  
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  
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  
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  
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  
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物以百  
示時所貴尚

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  
諫正月子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  
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悼公薨事平

公平公三年

襄十年

齊伐魯公會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齊地塹

防門而守之冬十月丙寅晦齊師夜遁曠告公曰烏烏之聲樂



齊師其遁邢伯晉大夫邢侯也告荀偃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羊舌

盼告公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

師鄭公子嘉將叛我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會鄭伯從我伐齊楚

師伐鄭次于魚陵鄭地我聞有楚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

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羊舌盼曰在其君之德也十

一年襄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來脩成羊舌盼命召行人子負行人

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盼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

朝撫劍從之盼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

大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

能無卑乎淮南子師曠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又曰平公出言不當師曠舉琴撞之跌衽宮壁左右

欲塗之公曰舍之以為寡人失韓非子文繁而回說苑作師經

魏文侯事又曰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

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

右此人君之操也又曰平公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暮矣師曠曰

何不炳燭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

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又曰平公

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

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其士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

也

晉諸臣傳卷十五

古



而傷其臂公命書之曰二十四年昭八年春石言于魏榆魏邑之榆地

公問于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

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

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

公方築虎祈之宮羊舌肸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

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及之詩曰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

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左古文傳瑣語

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狸身狐尾去其車而隨公

公問師曠曠曰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霍太山而歸其逢君子

澮乎君其有喜又曰有鳥從南來質白五色備集平公之庭相

見如讓公問叔嚮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備其

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來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

說苑平公出畋乳虎伏而不動謂師曠曰吾聞霸王出則猛獸

伏今者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鴉鴉食駮駮

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似駮馬今君必駮駮馬公

曰然曰臣聞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虎不動

為駮馬非德義也君何自誣乎平公出朝有鳥環公不去謂師

曠曰吾聞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有鳥環寡人不去是其鳳乎

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君必衣

狐裘公曰然曰鳥為狐裘故非德義也君何再自誣乎平公置

酒虎祈之臺布蒺藜于階上召師曠師曠解履刺足仰天而歎

曰肉生蟲而自失木生蠹而自刻人與妖而自賊五鼎之具不

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公曰為之奈何曰妖已在前

無可奈何來月八日君將死矣至日平旦公說新聲曠曰公

謂師曠曰今日如何師曠謂歸未幾而公死公說新聲曠曰公

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于

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

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也國韓語非

晉諸臣傳卷十五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尚史



子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聞鼓新聲者使師消撫琴而寫之去之晉以新聲示平公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師延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走濮水而自投聞此聲者必于濮水之上平公曰此何聲也曰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曰不如清徵公曰願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之有玄鶴二八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公曰音莫悲于清徵乎曰不如清角公曰願試聽之師曠鼓之雲起風至大雨隨之裂帷破俎坐者散走晉國大旱平公瘡病淮南子師曠奏曰雪之音神物為之下風雨暴至平公瘡病晉國赤地呂氏春秋晉平公鑄大鐘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工皆為調矣曰後有知音者將知不調也至師消而果知鐘之不調拾遺記師曠或出于晉靈之世主樂官撰兵書萬篇平公時以陰陽之學顯兵家有師曠八篇

漢書

論曰桃園之難董狐顯誅盾墨于適婁則微諷之皆所以正天序申大經凜乎其不可犯已國無史史無人君臣之義安所取正哉天象龜兆各從其類而吉凶生然必配人以論天始可謂

善言天矣前識多中非偶然也雖然桑田之巫且以藝死也

### 晉逸民傳 介推

介之推者文公之微臣也初從文公出亡公入賞從亡者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公求之不獲



以繇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左史記介子推從者憐之懸傳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

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君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環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呂氏春秋文公反國介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懸書宮門而伏于山中文公聞之曰此介子推也令曰有善得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荃問焉曰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新序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號老夫

漁者農夫老古附

作龍蛇之歌以感之終匿于山文公燔山求之子綏遂抱木而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韓非子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說苑龍饑無食一蛇割股淮南子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按諸說龍蛇之歌各有割股焚山之事說苑又有龍蛇之歌而作舟之僑又有三賞不及陶叔狐事蓋皆非實也

號老夫故號人也文公田于號遇老夫而問焉號之為號久矣

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

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也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

告之趙衰曰其人安在公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

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

也公乃召賞之

新又曰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序中有漁者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

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出澤公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必有九

矰之憂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鈞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

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于諸侯內逆民心一

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又曰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者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



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閒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于是文公恐歸遇樂武子樂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說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說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按樂武子即樂書書當厲公時非文公也說誤

重人

重人者莫知其名景公十四年成五梁山崩公以傳召伯宗伯

宗辟重遇重載之車使之避也

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

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

不舉

去盛饌不舉樂絳服乘綬車無文

徹樂出次

舍于郊

祝幣

陳玉帛

史辭大史

修言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于晉

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左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傳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

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絳縣老人

絳縣老人者蓋亦隱君子也平公十五年襄三悼夫人食與人

之城杞者

悼夫人杞出也故晉城杞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

與疑年使之年

疑其年老使言其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

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



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是

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

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

如身是其日數也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下亥字上二畫豎置身傍當為核字

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士匄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趙武問

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

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

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主衣服之官

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與尉左傳

杜蕢 宰人

杜蕢者傳作屠蒯平公之宰也荀盈卒即知悼子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

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

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

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

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

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

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

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

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



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記檀弓左傳崩趨入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

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虧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

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

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初公欲廢知氏而立

臣實思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其外嬖為是悛而止使荀盈之子躒佐下軍以說焉而進用蕢

平公薨事昭公昭公薨頃公即位頃公將伐陸渾使蕢如周請

有事于維與三塗維水名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託祭山川以為名使荀吳帥師涉自棘

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左韓非傳子文

公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公召宰人而譙之曰汝欲寡人之哽

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石利

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

髮臣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燒臣罪三也堂

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堂下譙之果然乃誅之

古乘田差谷犯公子晏子附

古乘者晉之舟人也平公游于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興

處焉古乘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來者人好之也今

士有足而不來者是吾君不好之乎公曰吾客千人朝食不足

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對曰鴻鵠

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

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高不知客千

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韓詩一作盡脊新序作固桑外傳說苑作趙簡子事又曰

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羽芝立于殿下令羣臣觀焉田差三過

而不顧公怒差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

晉諸臣傳卷十五



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者以食說婦者以織染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又曰平公好樂敢諫者死有咎犯者以樂見公曰內之殿上出鐘磬竽瑟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申左臂而誦五指公問隱官隱官皆不知公曰歸之咎犯申其一指曰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公曰善韓詩外傳平公藏寶之臺燒士大夫救火三日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公勃然曰士大夫皆趨救之子獨賀何也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克口而收大半藏之臺是以天人之昔者桀殘海內賦歛無度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天降災于臺是君之福也而不知變悟亦恐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于百姓之間

狼暉

論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畚鍤之間牛口之下其為龍蛇也多矣微伯趙絳之二老亦卒委蛇而已夫

狼暉晉人襄公元年

僖三十三年

秦使孟明視襲鄭我師擊之戰于

殽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右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暉為右秋狄伐我及箕

晉地

我禦之先軫黜暉暉怒其友曰盍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

曰吾與汝為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

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三年

文二年

秦師伐我以報

殺我禦之戰于彭衙

秦地

既陳暉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我師從之

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于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

君子矣

左傳



鉏麇 提彌明 靈輒

鉏麇者晉力士也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提彌明者為趙盾車右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葵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明死之靈輒者亦晉人也初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桑之多陰翳者見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

而與為公介

甲士

倒戟以禦公徒以免盾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

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

左傳

論曰狼曠授命于敵以蓋無勇能用其勇矣靈輒倒戈以酬簞

食能用其義矣聞其風者可以厚俗鉏麇忠信死以自完然宣子為民之主必俟朝服假寐而後知之邪

晉夫人傳

姜氏

穆夫人

賈氏

齊姜

狐姬

小戎子

獻公

妾

姜氏者齊女穆侯夫人生文侯仇及桓叔成師

左傳

賈氏

賈姬姓國

獻公夫人無子齊姜者齊女為武公妾獻公烝之生

大子申生及秦穆夫人大戎狐姬

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姬姓以狐為氏

伯行



之子伯行狐夫狐偃其兄弟也生文公重耳小戎子小戎先生

惠公夷吾左傳

驪姬獻夫人

驪姬驪戎之女獻公伐驪戎以驪姬歸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姊

生卓子驪姬嬖與里克成謀將立其子奚齊乃謂大子曰君夢

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

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

泣曰賊由大子大子自殺姬遂譖重耳夷吾曰皆知之重耳奔

蒲夷吾奔屈奚齊竟得立左傳公薨里克殺奚齊卓子及驪姬國語

列女傳戮驪姬鞭而殺之

姜氏季隗文嬴文夫懷嬴文夫杜祁文夫偁姑文公

姜氏齊宗女文公以難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安之

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而謂公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曰無之姜

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不可姜與狐偃謀醉而遣之左國語

傳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

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

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

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自

-12 239 49 910" data-label="Text">

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

-67 239 104 910" data-label="Text">

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

-122 239 159 910" data-label="Text">

死于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

-177 239 214 910" data-label="Text">

其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

-232 239 269 910" data-label="Text">

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

-287 239 324 910" data-label="Text">

尚史

-342 239 379 910" data-label="Text">

晉諸臣傳卷十五

-397 239 434 910" data-label="Text">

匡



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閔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人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季隗廡咎如之女也

赤狄之別種

文公在狄狄人伐廡咎如獲其二

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公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公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及公入狄人歸季隗于晉

左傳

文嬴秦穆公之女也文公之秦秦伯妻之公入以呂卻

呂甥之卻芮

難潛會秦伯于王城秦伯誘殺呂卻公逆嬴氏以歸及公薨秦襲鄭襄公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獸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

左傳

懷嬴又曰辰嬴亦秦女也天子圍為質于秦秦妻之及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天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圍遂逃歸

左傳

及文公之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伯見公曰寡人之適嫡

音嫡

此為才子子圍之入備嬪嬙焉



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懼為子圍妻恐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歡愛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

之罪唯命是聽公欲辭胥臣曰季曰兄弟為同姓今子于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謂狐偃曰何如

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唯秦所命從也謂趙衰曰何如對曰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

疑焉乃歸嬴而納幣且逆之國語公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懼降服而囚左傳嬴生公子樂

杜祁偁姑並文公妾祁杜伯之後姑姑姓之女杜祁生公子雍偁姑生襄公杜祁以君故讓偁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

次之左傳

穆嬴襄夫人

悼夫人少姜平公

穆嬴秦女襄公夫人生靈公襄公薨靈公少趙盾迎公子雍于

秦將立之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真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

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盾與諸大夫皆

患之且畏偁乃立靈公左傳

悼夫人悼公夫人平公母杞孝公之姊妹也故平公使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城杞者悼夫人皆食之又使女叔齊如魯



治杞田左傳

少姜齊女平公之妾也平公使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

致少姜少姜有寵于公公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

送少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

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已而少

姜卒陳無宇乃歸左傳

論曰申生無故奚齊卓子為羣公子長享其祿可也乃驪姬易

之欲從而顛及適速其子不亦酷乎興戎于內卒為隸農死而

有知齊姜將啞其笑矣趙姬公子也而下叔隗使其三子下盾

括遂得為公族大夫驪姬惡知夫裕以下人乃自裕哉隗而已

晉列女傳 叔隗 趙姬

叔隗趙姬並趙衰妻叔隗狄女趙姬文公之女也文公處狄狄

人伐廬咎如赤狄別種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文公公取季隗以

叔隗妻趙衰生盾復以已女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及文公入

立狄人歸季隗于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

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

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左傳

羊舌職妻

羊舌職妻盼即叔向之母也盼母妬虎即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職

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



以禍女女做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  
使往視寢生虎美而有勇力藥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左傳及鮒即叔魚之生也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

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國列女傳羊叔姬者羊

語之母也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晉去之三室之邑邑人相與攘羊

而遺之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又不容于三室之邑

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盼與鮒烹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

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

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後二年攘

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

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初盼欲娶于申公巫臣氏

攘羊之事矣漢儒荒謬更生亦爾夏姬母欲娶其黨盼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母曰子靈

女之妻殺三夫陳御叔楚襄一君公陳靈一子舒夏徵而亡一國地陳兩

卿孔寧儀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

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

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恠無饜忿類無期謂之

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即申之廢

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

禍盼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陽食我食我始生赤即伯之

妻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

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左傳

伯宗妻



伯宗妻州犁之母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  
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  
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  
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  
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憇庇州犁焉得畢陽及  
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送州犁于荆國  
列女傳范獻子之三子遊于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  
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  
愛馬足則無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  
民設令伐株于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閒圍示之株夫山遠而圍  
近民說一矣去險阻之山而伐平林之株民說二矣既畢而賤  
賣民說三矣簡子從之民果大說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  
然歎曰滅范氏者必是子也。按范獻子之子曰士吉射一人  
而已又曰佛盼以中牟叛趙法叛者身死家收佛盼之母將論

自言死不當襄子見而問之曰母不能教子使至于反何為不  
當死也母曰吁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妾聞子少而慢  
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子少而不慢長而能  
使妾何負哉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  
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  
子曰善遂釋之又曰女娟者河津之女初趙簡子南擊楚與津  
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曰妾父聞主君來  
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之不勝杯酌餘瀝  
醉至于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  
罪也娟曰主君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  
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簡子遂釋不誅將渡用楫娟攘卷操  
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  
娟曰妾聞湯伐夏左驂北驪右驂北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  
驂北騏右驂北驥而遂克紂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說遂與  
渡中流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  
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  
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說將  
使祝祓以為夫人娟辭曰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  
聞命簡子歸納幣于父母立以為夫人又曰弓工妻者晉繁人  
之女也平公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



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夫造此弓其幹生于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韓詩外傳作齊景公。說多支離

尚史在千木其結之為不捷而並其大千大千曰列傳亦六

襄平李錯鐵君南纂之公曰

晉諸臣傳不知事命限不表其故之隨與不取以轉轉其夫

逆臣傳里克因平鄭

平豹七輿大夫附

里克者里季也平鄭者平鄭父也並為晉大夫事獻公獻公五

年莊二十二年公伐驪戎克之以驪姬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姊

生卓子驪姬使太子申生處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史蘓

掌卜大夫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及公將黜太子

申生而立奚齊里克平鄭荀息相見克曰夫史蘓之言將及矣

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



何貳之有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  
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  
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  
亦不阿惑吾其靜也國語十七年閏二公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  
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  
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  
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  
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  
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

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左傳二十一年僖四驪

姬將殺太子而難里克使優施夜說之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

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旦而里克見平鄭曰夫

史蘓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鄭曰子謂何

曰吾對以中立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携

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訖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

謀况益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

忌之言驪姬無忌憚之心何可敗也子將何如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

君為我心制不在我克曰殺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



人家吾不敢

廉利也言以大子故殺君以自利因驕以裁制人之父子吾不敢為

抑撓志以從君

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

方道也言廢申生利得道以求成奚齊吾

不能

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成大子自殺二十六年

九

年獻公薨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

子將何如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克

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息曰昔君

問臣事君于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

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

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

之里克告平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鄭曰荀息

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

二士里荀息

也無不遂也我為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

七輿申生下軍大夫我

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

入

言立其恩薄者可以得重賂于已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入立

國誰之國也

言晉可專

克曰不可

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

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于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

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

百姓莫不有藏惡于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

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于諸侯且為

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



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載見于書為後戒也不可常也鄭許諾于是殺奚

齊卓子及驪姬使屠岸夷晉大夫告公子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

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尊也重耳辭呂甥卻

芮亦使蒲城午晉大夫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

主子夷吾賂秦秦立之是為惠公惠公即位之明年背秦賂使

平鄭聘于秦且謝之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

者不亦難乎左傳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鄭如秦謝

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

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冷至秦大夫報問且召

三大夫鄭與客將事與冷至行聘事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

于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乃殺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

叔堅駢欂纁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鄭之子豹出奔秦

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華曰二三子皆

在而不及子使于秦可哉平鄭入公殺之共華之族共賜晉大夫

謂華曰子行乎其及也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孰

知之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因人不知因而不死無勇

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平豹謂穆公曰晉君

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今又殺臣之父

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



安能殺人以禍為違孰能出君爾俟我國豹終于秦公曰夫

趙穿

趙旃 趙勝 趙朝附

趙穿者趙夙之庶孫晉襄公之壻也靈公六年文十年秦伐我取

羈馬我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與駢佐之

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從秦師于河曲與駢請深壘固軍以待

之士會即范武子文 七年奔秦謂秦伯曰必與駢實為此謀趙有側室曰

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

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我上軍穿追之不及反怒

曰暴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從綏不及則難陷蓋古名退軍為綏

也及秦師將遁與駢曰再諸河必敗之穿及胥甲當軍門呼曰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

師夜遁後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于衛而不及穿十一

年文十年靈公會諸侯于扈以穿及公壻池為質于鄭與鄭成十

三年宣元年我欲求成于秦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

成焉冬穿侵崇秦弗與公羊崇作柳 柳天子之邑十四年宣二年公不君趙盾

諫公將攻之盾自亡秋九月穿攻公于桃園弑之盾未出山而

復使穿逆公子黑臀文公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穿子旃事景

公景公三年宣十年楚伐鄭我救之遇楚師于邲楚使求成于我



我許之盟有日矣楚人來致師我逐之既免旃求卿未得且怒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會魏錡魏犢之子求公族  
 未得怒欲敗我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人  
 逐錡旃夜至于楚軍庶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逐旃旃  
 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我懼旃錡之怒楚師也使軌  
 車逆之楚亦懼王之入我軍也遂出陳乘我師我師敗績旃以  
 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兄趙朔叔父趙同趙括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  
 棄車而走林逢大夫晉人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顧  
 曰趙叟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旃綏以免明日以  
 表即所尸之皆重獲在木下十一年成二年我敗齊師于鞏明年

賞鞏之功以旃為卿為新下軍佐景公薨事厲公厲公三年成十三年我

伐秦以旃將新軍敗秦師于麻隧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并秦大夫

旃子勝是為須子食采邯鄲又曰邯鄲勝事平公平公八年襄二

十三年齊伐我取朝歌封少水而還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

釐齊大夫勝之曾孫朝頃公時魏舒為政謂朝餘子卿之庶子為餘子之

不失職能守業者以為平陽大夫左傳

欒書

欒書欒盾之子武子也初事景公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克鄭鄭及

楚平潘廼楚大夫師叔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夏我師救鄭荀林父將

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書佐之及



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次于邲鄭使如我師曰楚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百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以十五乘為一廣亦用舊備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

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

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已而趙

旃魏錡怒楚師楚師乘我軍我師敗績十一年成二年郤克將中

軍士燮佐上軍書將下軍伐齊敗齊師于鞏十三年成四年書代

郤克將中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十五年成六年楚以鄭從晉故

伐鄭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我遂侵蔡楚公子申公

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書書將

許之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

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



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  
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書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  
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  
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  
也書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  
亦可乎遂侵沈獲沈子揖初十七年成八年書侵蔡遂侵楚獲申  
驪楚大皆從知韓范也十八年成九年鄭伯來討其貳于楚也執  
諸銅鞮書伐鄭殺其行人伯蠲十九年成十年鄭立髡頑康成公  
為君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  
求成焉會景公有疾五月立厲公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鄭成鄭伯歸六月景公薨厲公三年成十三年書及士燮韓厥以諸  
侯之師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六年成十六年鄭叛我公將伐之  
士燮不可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鄭告  
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我師濟河聞楚師將至士燮欲反書不可  
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  
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戰射共王中  
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七年成十七年書怨郤至以其不從  
已而敗楚師也搆之于公公使長魚矯殺三郤胥童以甲劫書  
及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  
余不忍益也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



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  
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遊于匠麗氏書及偃  
遂執公而殺晉童明年使程滑大夫弒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  
車一乘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左傳是年書卒謚曰武  
子

荀偃

荀偃字伯游庚之子中行獻子也為大夫厲公六年成十年公伐  
鄭楚救之偃佐上軍敗楚鄭于鄢陵七年成十年公殺三郤書及  
偃執公明年弒之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  
襄元年韓厥及偃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東諸侯之師次

于鄢以待我師我師以鄢之師侵楚焦夷及陳九年襄九年公會  
諸侯伐鄭偃及韓起門于師之梁鄭城鄭人請成偃欲圍鄭以

待楚之救鄭而與之戰諸侯皆不欲乃許鄭成十一月同盟于

戲十二月我復以諸侯伐鄭門其三門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十年

襄十年公及諸侯會吳于柎楚地偃士匄請伐偃陽姒姓而封宋向

戌宋大夫五月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乃與宋公十三年襄十年

荀瑩卒中軍將公蒐于繇上以治兵使偃將中軍十四年襄十年公

伐秦報櫟之役櫟役在十一年公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

于械林秦地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厲惡

之曰余馬首欲東乃歸偃曰吾令實過海之何及多遺秦禽乃



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夏四月衛孫林父出其君獻公而立公孫剽公問衛故于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悼公薨事平公平公元年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溴梁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逃歸于是偃及諸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夏五月偃會諸侯之師伐許次于函氏許地偃及欒廩帥師伐楚及楚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三年襄十年齊伐魯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

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巫知

死徵勸之偃許諾公伐齊將濟河偃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決意伐齊

齊環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謂民也曾

臣彪彪平公名曾臣猶末臣帥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

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

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

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望我師我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

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乃脫歸齊師夜遁十二月入平陰遂從齊



師偃以中軍克京茲魏絳以下軍克邾趙武以上軍圍盧弗克  
遂焚雍門及四郭東侵及濰南及沂明年還及沂上盟諸侯于  
督揚公先歸魯襄公享我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以  
下皆受一命之服賄偃以求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偃瘡  
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土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  
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卒而視不可含士句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猶視欒盈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  
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士句出曰吾淺之為  
丈夫也左傳謚曰獻子

論曰書云作之君君者天也天一而已人無二天臣無二君通

義也是故天無道不可以力勝君無道不可以逆加樹穀而焚  
之食之者其鮮矣晉之亂君厲靈為甚良臣宣猷莫逾欒趙子  
榜逆臣而以書盾次列之蓋信通義以廁董狐匪得已也然君  
免臣死顧乃賊之書之罪實成于弑矣

晉亂臣傳 郤芮 郤稱 瑕呂飴甥

郤芮字子公郤豹之子也食邑于冀故曰冀芮芮與郤稱及瑕  
呂飴甥并為公子夷吾臣驪姬之難也夷吾奔屈重耳奔狄獻  
公使賈華大伐屈夷吾將奔狄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

梁近秦而幸焉國語郤芮曰後出同走不免于罪且夫偕出偕

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于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  
是吾免也乃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韋昭注謂以



王環自  
解釋也

乃之梁

左傳

獻公薨里克殺奚齊及卓子卻稱及飴甥使

告夷吾于梁夷吾告芮曰呂甥欲納我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盍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許使者飴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于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乃使告于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繫弔夷吾于梁夷吾告芮曰秦人勤我矣芮曰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矣夷吾出見使者且賂之穆公問芮曰公子

誰恃于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于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秦納夷吾是為惠公

惠公元年

僖十年

公背秦賂使平鄭聘秦且謝之而殺里克平鄭

說穆公召飴甥卻稱及芮而止之立重耳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于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乃殺平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驢歇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文公元

年

僖二十四年

十月惠公薨懷公圉即位十二月秦納重耳懷公奔

高粱飴甥及芮帥師軍于廬柳秦使公子繫如師師退狐偃入盟重耳遂立是為文公既而飴甥及芮畏逼悔納公作亂焚公



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穆公誘而殺之國語瑕呂飴甥者姓瑕

呂名飴甥字子金食邑于陰又曰陰飴甥紀年獻公十九年命瑕父呂甥邑于國都

惠公六年僖十五年韓之役也秦獲惠公以歸既而許晉平公使卻

乞大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飴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公從之眾皆哭于是

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爰飴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

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

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

乎眾說于是乎作州兵州二千五百家使冬十月飴甥會秦穆

公盟于王城穆公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

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穆公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怒以為必歸小

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二而執之

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

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穆公曰是

吾心也遂歸公左傳卻稱亦卻氏族秦伯誘殺二子而不及稱稱

或前死與

晉嬖臣傳 梁五 東關五

梁五東關五者並獻公之嬖大夫也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驪姬欲立其子賂梁五與東闕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  
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  
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公說十一年莊二十  
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  
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

耦左傳

優施

僕人贊附

優施者獻公之優施其名也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

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并極夫夫知有

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言蚤定中生使自知其位所極

有官任而違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施曰必于申生其為

慢乃易殘毀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大年長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

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辱之以不義之行驪姬曰重無乃難

遷乎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若不知辱亦必不知

固秉常矣言不知辱則固執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無不信

若外單善而內辱之外盡善意待大子而無不遷矣且吾聞之

甚精必愚精而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

施讒于申生施教驪姬夜半而泣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

尚之 晉諸臣傳卷十六 尚



尚史  
卷十六  
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于我必亂國夫無乃以  
國故而行彊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  
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  
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  
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  
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况厚之况益也彼將惡始而  
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  
無惡于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  
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  
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

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  
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  
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  
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  
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  
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  
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  
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  
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  
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



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褻之衣褻在中左右異故曰

偏佩之金玦僕人贊僕大子聞之曰始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

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

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

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

阻古詛字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立衣朱裳執戈揚盾以驅疫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

內讒何左傳作先友先丹木之言今兩存之及勝翟而反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

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矜

翟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韋注謂大子不順愚謂不順大子之所為故杜門不

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于眾矣謂許眾以取國雖欲有退

眾將責焉言不可食眾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

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施曰君既許我殺大

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

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過驪姬許諾乃

具使施飲里克酒中飲施起舞謂克妻曰主孟大夫之妻亦稱主孟妻字啗

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不如

鳥鳥人皆集于苑苑音鬱茂木貌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

枯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

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施出里克辟奠辟去奠置也不殮而寢



夜半召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  
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中立其免乎施曰免明日  
里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國語

夷陽五國語長魚矯清沸 清沸雕

夷陽五國語長魚矯清沸雕者皆厲公之嬖也郤錡嘗奪夷陽

五田五嬖于公郤犢又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父母妻子同

一轅矯亦嬖于公及欒書胥童皆怨郤氏譖之于公公信之厲

公七年成十年公作難使胥童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矯請無

用衆公使雕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偽若二人將訟三郤將

謀于榭矯以戈殺郤錡郤犢于其位郤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

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

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

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

臣請行遂出奔狄左韓非子厲公時六卿貴胥童長魚矯諫曰

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童長魚

矯又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閒也公曰吾

樂王鮒

樂王鮒者樂桓子也為晉大夫事平公平公六年襄二十一年晉逐

欒盈遂及羊舌氏殺虎而囚盼鮒見盼曰吾為子請盼弗應出



不拜人咎盼盼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鮒恨之  
及公問盼之罪于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已而祁奚請之乃  
免州綽邢蒯者亦晉大夫樂盈既逐綽蒯出奔齊鮒謂士匄曰  
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士匄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鮒曰  
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明年樂盈帥曲沃之甲入絳鮒侍  
坐于士匄或告曰樂氏至矣匄懼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宮之有  
臺觀守  
備者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  
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謂魏  
舒而  
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會公有姻喪鮒使匄墨纒冒  
經冒經以經冒其首或云二婦人鬻以如公為婦人  
服而入奉公以如

固宮劫魏舒以拒樂盈遂滅樂氏十七年昭元趙武會諸侯之

大夫于號會魯伐莒取郟莒人告于會乃執魯叔孫豹鮒相趙  
武欲求貨于豹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  
以帶為辭豹曰鮒也賄弗

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武聞之固請于  
楚乃免豹左鮒卒謚曰桓子

論曰予誦小弁巷伯之詩輒為之廢書而歎曰嗟乎悲哉齒牙  
銷骨何其利也然尋譖人之言蓋亦有術不苦而甘其入也順  
不卒而緩其濡也深不迫而遠其中也微聽者授之情而已若  
剗心焉能無售乎雖然必有間間以疏之解可市矣是故君子  
貴無間無間者使心無腐而已蝨蝕無繇弭譖之本也



寺人披 頭須

寺人披者字伯楚為晉勃鞞

蓋官韋昭名注

獻公二十一年

僖四年公

既殺大子申生驪姬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

即申生

之事公使披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使賈華

晉大夫

刺夷吾夷吾逃

于梁梁近秦驪姬懼秦納夷吾使披以環釋言

環玉釋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

釋也文公元年

僖二十四年

文公入立披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

射予于屏內

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

因余于蒲城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

余于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

獻惠之命

以求殺余余于

伯楚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為君已知

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

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

翟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

無蒲翟乎伊尹放大甲而卒以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

疾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

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也鉤

近于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

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

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于是呂甥卻芮畏偪悔納公

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披知之故求見

公公懼遽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披以

呂卻之謀告公懼乘驛自下

下下道也

脫會秦伯于王城

脫會道及



公宮火甥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國左傳頭須

又名里鳧須為文公守藏豎左右小吏曰豎文公之出也竊藏以遁盡

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

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

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

遽見之左韓詩外傳文公出亡過曹里鳧須從盜公資而亡公

傳反國國中多不附公于是里鳧須造曰臣能安晉公

使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

沐者其心倒心倒者言悖君何言之悖也使以聞公見之里

鳧須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鳧須嘗竭君之資避于深山而君

以餒介子推割股肉以食君天下莫不聞臣之為賊亦大矣然

君誠赦臣之罪與驂乘游于國中百姓見之人自安矣公大說

晉家臣傳 訾柘

訾柘者范宣子士匄之家臣也匄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匄

欲攻之徧問于諸大夫皆不對問于羊舌鮒鮒曰待吾為子戮

之羊舌肸聞之見匄曰聞子與蘇未寧徧問于大夫又無決盍

訪之訾柘訾柘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

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于典刑而訪咨于耆老而後

行之匄問于訾柘柘對曰昔隰叔子周杜伯之子違周難于晉國生

子輿即士為為理理士以正于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于國國

無敗績世及武子士會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貳心及為卿以輔

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大傅成當為景魯宣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命士會將中軍為

大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晉二及



文子士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晉

邑今吾子嗣位于朝無姦行于國無邪民于是無四方之患而

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非

也于是加寵將何治為句說乃益語蘇曰而與之和國

王生張未

王生張未並為范吉射臣張未者張柳朔也王生惡張柳朔言

諸吉射使為栢人為栢人宰吉射曰未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晉圍栢人士吉射

出奔齊在哀五年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吾不可以僭之言授我死節遂死于栢人左傳

辛俞者欒氏之臣也平公逐欒盈盈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

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

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

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

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于晉國

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

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

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

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公知其不可

晉諸臣傳卷十六



得乃遣之

國語

董安于

董安于者趙鞅之臣也趙鞅殺趙午圍邯鄲荀寅士吉射將作

亂攻趙鞅安于聞之告鞅曰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

晉國若討可殺我以

自解趙鞅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既而

荀躒韓不信魏舒奉定公伐范氏中行氏而復趙鞅

左傳晉陽之

圍也安于戰為多至是趙鞅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

進秉筆贊為名命稱于前世義于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

耆其股肱以從司馬

耆致也讀作指

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鞞帶

以隨宰人民無貳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

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國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語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忠于主

信于令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是矣又曰趙簡子從晉

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問君何為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

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奈何以一人留三軍簡子曰諾驅之百步

又止吏將進諫安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

人塞之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子曰官之寶璧吾忘令

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

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

為後也韓非子董闕于作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峭如墻深

百仞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嬰兒癡聾狂

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曰無

有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

猶入澗之必死則人莫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梁嬰父者荀躒

之嬖也嬰父惡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

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荀躒使告于趙鞅曰

晉諸臣傳卷十六



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鞅尸諸市而告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荀躒從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左傳

尹鐸 少室周 傅佻 公孫彪 周舍

尹鐸者趙鞅之臣也鞅使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

范中行氏圍趙氏所

培 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鐸往而增之鞅如

晉陽見壘怒曰必殺之而後入是昭余讎也郵無恤說鞅乃賞之鐸之為晉陽也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郵乎

繭絲賦稅保郵殺扞也

鞅曰保郵哉鐸乃損其戶數鞅戒其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荀瑤攻無郵無郵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

晉別縣

近且城厚完無恤曰罷民力以

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廩實無恤曰浚民之膏澤以實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

鼃民無畔意

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于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伐于人

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于人中恐君不變也說苑厥作赦厥鐸作尹綽說苑又曰趙簡子春築臺于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



室周者亦鞅之臣為鞅右聞牛談亦鞅之臣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

右焉鞅許之使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國韓非子少室語周者古之貞

廉潔慈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

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一曰周為襄主驂乘與晉陽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周進之鞅之臣又有傅使

公孫尫者尫故臣范氏初周人與范氏田尫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鞅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鄭獲

鞅蠶旗尫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于罕達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鞅既敗鄭師喜曰可矣傅使曰猶有知在言知氏又將為難

憂未艾也左傳又有周舍者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鞅使問曰子何事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

有成也歲有效也鞅居與之居出與之出舍死鞅與諸大夫飲于洪波之臺酒酣鞅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知鞅曰

大夫無罪昔者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過也亡無日矣是

以泣也韓詩史記畧同韓非子薄疑謂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外傳主欣然而喜曰何如對曰府庫空虛于上百姓貧

餓于下而姦吏富矣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

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于側愠曰諱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

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無何趙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

首說苑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左右曰居鄉三逐事不容眾也事君

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入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

晉諸臣傳卷十六

尚史

尚史

尚史



遂出見之授以為相而國大治又曰公叔文子問于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敬以遜貌而疏之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又曰趙簡子問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雨血三日信乎曰信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矣對曰雨穀三日虫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于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又曰趙簡子圍衛之郟犀楯革櫓立于矢石之所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楯曰烏乎吾士之數弊也燭過免胄而對曰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惠公淫行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文公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亦此人之用也君不能耳士無弊者簡子乃去楯櫓立于矢石之所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又曰趙簡子舉兵攻齊令軍中敢諫者死被甲之士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

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罷師而歸又曰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于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和○又有成搏論羊殖事同家語見羊舌大夫傳新序趙鞅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虎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曰身死妻子又死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三者之罪矣亦聞為其君而侮其臣者乎鞅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竟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置酒與羣臣飲以會為上客○事與隨會同莊子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無驚吾馬三命龍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今一朝田而曰為我殺人是虎狼食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逸篇今本無



楚隆

楚隆者趙無恤之家臣也定公三十七年哀二越圍吳趙無恤

時有父簡子之喪無恤降于喪食飲食又降于居喪楚隆曰三年之喪

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無恤曰黃池之役在哀十三年

先王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

之非晉之所能及也謂欲敵越救吳以相距甚遠非晉力之所及吾是以為降隆曰

若使吳王知之若何無恤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

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

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子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

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即趙鞅得承齊盟

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

陪臣敢展布之吳子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

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無恤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

人死之不得矣言使我生受其憂欲為之死不可得且曰溺人必笑將有問也自喻

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即蔡墨黯云不及四年吳當亡吳子感此

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吳子曰宜哉左傳

張孟談

張孟談者是為張談趙無恤之臣也智伯瑤使人請地于韓韓

與之使請地于魏魏亦與之又使人之趙請藺臯狼之地無恤

弗與智伯因結韓魏伐趙無恤召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



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

澤循之

君澤尹鐸之譌

君其定居晉陽曰諾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

召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廡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于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筥籥之勁不能過也曰矢足矣銅少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無恤曰善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三月不能拔因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無卹謂孟談曰吾不能

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臣請見韓魏之君孟談于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孟談陰約三軍之期日夜遣入晉陽以報無卹無卹使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無卹卒犯其

前大敗智伯軍禽智伯

淮南子張武為知伯謀曰中行文子可伐以廣地于是伐范中行氏而滅之又

教求地于韓魏趙韓魏裂地授之趙不與乃率韓魏伐趙圍晉陽三年張孟談乃潛行而出三國陰謀同計以擊知氏遂滅之



史記三國攻晉陽歲餘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  
禮襄子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  
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  
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呂氏春秋作高赦韓非子說苑作高赫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

塗以告無恤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鮑彪注稱舉其說也此士國地君之御國

地猶武安之類御即之塗也○按策語未詳注亦畧曰五霸之所以治天下者約主勢能

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下  
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  
權勢以離衆無恤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  
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子何為然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  
臣之所言持國之道也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君若弗

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且曰左司馬見使于國家安社稷  
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無卹乃許之孟談耕于負親之  
邱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無卹往見孟談而告之曰昔者  
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此篇語意多未詳而今諸侯謀我奈

何孟談曰君其負劍御臣之國舍臣之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

無恤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

四國疑而謀敗國韓非子王登為中牟令上言于趙襄子曰中

策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襄子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  
晉重列也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子曰  
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無已  
也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子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  
園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呂覽作任登膽胥已孔叢子孔子對衛  
出公語畧同韓非子襄子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



馬而三後襄子曰子之教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過也  
 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  
 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  
 後心皆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新序襄子飲  
 酒五日五夜不廢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  
 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曰紂紂之  
 亡也遇湯武也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  
 然亦殆矣又曰佛盼以中牟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  
 受邑不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甲田甲者中牟之邑人也曰  
 義死不避斧鉞義窮不受軒冕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寒  
 裳將就鼎佛盼脫履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甲  
 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甲曰不可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  
 為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辭賞從處以行臨人不道吾去  
 矣遂之楚史記趙朔妻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  
 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  
 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  
 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  
 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  
 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  
 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戒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

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屠岸賈不聽韓厥  
 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詐諾稱  
 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  
 趙嬰齊皆夷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  
 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  
 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  
 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  
 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  
 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  
 立孤難耳杵臼曰趙世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  
 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  
 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  
 諸將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  
 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  
 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  
 可也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  
 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  
 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佐殷帝  
 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



尚身  
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  
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子孫乎韓厥具以  
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  
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  
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並命羣臣非然  
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  
也于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  
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  
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  
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  
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  
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  
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按趙同趙括之殺也綠胡妻莊姬之譖事在景公十七年趙武  
已從莊姬畜于公宮又獻公時有屠岸夷無所謂屠  
岸賈者而程嬰杵臼三傳亦不具載姑存史說于此

論曰訾拓匡范趙氏有左右臣宜其有聞也然假羽毛于齊鑄  
刑于鼎猶有遺行焉君一臣二張未辛俞犯難不二而能一之

亦獨行之君子乎

士茁者知伯荀瑶之家臣也荀瑶為室美茁夕焉瑶曰室美夫

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瑶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

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

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語

郟疵者晉人事智伯瑶智伯從韓魏圍晉陽而水之城不沈者

三板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疵曰以

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攻趙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

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



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城  
今且拔也二家雖愚不棄美利于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心而解于攻趙  
也為君惜之趨而出疵謂智伯曰君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  
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也疵知其不  
聽請使于齊智伯遣之韓魏果反

策國

曰豫讓

豫讓者畢陽之孫也始事范中行氏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  
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將其頭以為飲器讓遁逃  
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

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襄子  
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  
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  
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之  
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才善事襄子襄  
子必近幸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讓笑而應之  
曰吾所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  
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人臣懷二心  
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



此必豫讓也問之果然于是襄子面數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讓曰臣故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以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使使者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

皆為涕泣

國呂氏春秋趙襄子遊囿中至于梁馬却不肯進青策莽為驂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豫讓

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夫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乃退而自殺新書趙襄子破智伯豫讓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五易卧見不全身餘文畧同說苑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視梁下得豫讓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執而問之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新序智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于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段規 任章 趙葭

段規者韓人晉舊姓事韓康子任章趙葭者並魏人事魏桓子



智伯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于韓韓康子欲勿與  
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請地不與必加兵  
于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于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  
兵然則韓可以免于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致萬家之  
邑一于智伯智伯又使人請地于魏魏桓子弗與任章曰何故  
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  
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  
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  
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何釋以天下圖智  
氏而獨以吾國為資乎趙蔑亦諫曰彼請地于韓韓與之請地

于魏魏弗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也  
必矣桓子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因索蔡臯狼于趙趙  
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于外趙氏應于內智氏遂亡三晉已破  
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臯曰成臯石溜  
之地也無所用之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  
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  
矣康子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論曰知氏善養士故多令臣或輓于前或推于後然而大車以  
敗不救其亡復以濟貪必無幸矣既死無後而猶使豫讓兩報  
故主嗟乎呼天擊衣豈唯三晉之士為之涕泣哉縮高不教采



貳有晉之遺風焉蕩之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此子于家  
 臣而有述焉者也齊食必無米是則刑罰無所施而能其刑  
 命曰吟曰善養士姑多令曰為禮于前海澤于外然而大車以  
 美鬼子曰善果取為皇王韓之刑禮也果為皇王故大國家之  
 此陳也善人之眾而如三聖也下意也昔用刑重限難必取  
 之此也無刑用之賦曰不給耳關千里之風而德重與金斷在  
 晉天孫合其此刑賦而韓子曰余此必取為皇王曰為皇王曰  
 夫與國圖晉則韓賦又否於賦及賦書內晉賦之五晉的如  
 必矣賦子曰善以與之善家之西六晉的因有蔡華於下賦賦  
 于賦賦與與賦內自題賦也然晉的善然保其善與之賦賦



